

金魔

渠川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金 魔
渠 川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0.375印张 2插页 251千字

1990年7月第1版

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00

ISBN 7—80534—250—4

I·226 定价：4.15 元

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

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

——司马迁：《货殖列传序》

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。

——马寅初：《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》

天渐渐黑了。原来照在高高灰墙堞口上的一抹金黄，也没有了。她不由又掀开氈门帘向天上看看，想：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院子里空荡荡的。只有几个男底下人^①站在门口。透过圆拱形的门洞和敞开的大门，她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不时向院子里看着。院子高，街道低，她只能看到一个行人的脑袋和半截身子。他们都没有被车马惊开的样子，都安闲地走着。

一个从出嫁就陪她过来的阎嫂，从后院走出来，向门帘里的她说：

“从太原回来都是这个时候。怎么还不到呢？”

她没说话。无论什么时候她都能知道自已的心事。

街上的人突然都向西看，向东走的，也向西跑。一个小男孩从西面跑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个比他大几岁的男孩。他们一高一矮，一大一小，穿着一样的衣服，都是二蓝宁绸棉袍，天青缎的棉“腰腰”^②，小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大银锁。他冲到正房门前，气喘吁吁地向里面说：

“妈，来了一大堆车，还有拿刀的……”

“是镖车，拉银子回来的！……”大男孩说。

“谁家的？”她问。

^①即“佣人”。

^②祁县话：即“背心”。

“有‘昌晋源’伙计跟着。……”

“那就是咱们家的！”她欢快地说。“你爹呢？看到没有？”

她把帘子掀大一些，看小小子脸上白净净的，黑黑的眼睛仁仁像两颗宝石，脖子上的锁也闪闪发亮，不觉涌上一阵欣喜的感觉。他爹就爱这个！她得意地把他头上的碎头发又拢了拢。

“别跑乱了头发！你爹不喜欢你留刘海儿，说像个奴儿似的！”

她又看大小子眯着眼睛，又大声说：

“增儿！把眼睛睁开！你爹不喜欢你那样！”

增儿把眼睛睁大，但眼神却是晦涩的，没有亮光。

“再去看看！许顺也快到了，镖车都到了么！”

两个人又跑出去。两条辫子在身后像两条蛇那样摆动着。

“阎嫂，你也去看看！”她又嘱咐一句。

阎嫂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。

一个围着围裙的厨子从后面走出来，一边擦手，一边看天，自言自语地：“当家的怎么还不回来？菜都凉了！”

“都做好了？”她在帘子里问。“酒烫了没有？”

“都预备好了。”他又向帘子里问：“要不要点灯？”

“点上红喜^①些！”

他点上一个纸媒子，把墙上的壁灯，院子上的官灯，都点了起来。立时，院子里出现了一种喜庆的气氛，像过年似的。

当家的出去一年多，回来总要热闹些。她把过年用的灯都拿出来。在正房门外，又挂了一道红绸子，结了两个绣球。她自己也特地打扮了一下，把老汉^②喜欢看的一身绿色带“栏杆”^③的衣裙穿起来，还扑了点粉，在嘴唇上点了点胭脂。

①祁县话：即“热闹”。

②祁县话：即“丈夫”。

③即在衣服四周镶的花边。

街上的人忽然都四下散开，躲到墙角下，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。门口的底下人也向里跑。一匹马，载着一个人，进了院子。马蹄在地上踏出了火花。

“福儿！”她叫着。福儿到了，后面一准就是当家的了！

福儿跳下马。他穿一身官员“跟班”那样的青布大褂，头上戴着红缨帽。他抢上几步，向门帘里的她请了个安。

“给女当家的请安！当家的就在后头！”

“都到了吗？”她看他这一身打扮，这一连串的动作，有点想笑。在京城呆了一年多，真变样了！

“说话就到。我给女当家的报个信！”

“快把马牵到牛房子^①去！轿车要进不来了！”

福儿又请个安，把马牵到隔壁去。

捧来和增儿从外面回来，向上房喊道：“妈！到了！进北门了！”

“猴儿鬼！快躲开！小心车碰到你们！”她喊着。

两个小子都躲在一边，向大门外看着，等着。

一匹菊花青的高头骡子出现在门前。接着是一匹白马。拉着一辆带蓬的轿车进了大门。后面又进来一辆轿车，还有一辆行李车。一共三辆，将院子挤得满满的，满院都是招呼声、吆喝声，和牲口的打鼻声。

福儿把前面轿车的车帘向上一甩，里面立刻伸出一只官靴。接着是一条腿。一个男人，穿件京酱色的缺襟开气袍，一件天青八团马褂，戴着“皮困秋”^②，跳下车来。他很高，把后面的车都挡住了。还和从前一样，挺直着腰板，嘴上新留了胡子。他拍着身上的土，向四面的房子看着。似乎他回来不是看人，而是看

①祁县话：即存牲口的地方。

②一种皮帽子。

房子的。

“当家的回来了！”人们招呼着。

他不说话，仍向屋脊、高墙看着，露出欣慰的样子。跟着向后面的轿车走去。

“他没看见我！”她在里面想。希望他能看自己一眼，但是没有。他只看着后面。

增儿、捧来跑上去：“爹回来了！”

他没听见，仍向后面看着。

捧来抓他的手：“爹，给我带什么回来了？”

他才发现他。弯下腰，用手摸着他的头：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你看！”

捧来迷惑地看着。增儿眯起了眼睛。

她也紧盯着。带什么来了？他不进上房，一准是等着卸什么东西。她倒要看看，这车里究竟装了些什么？

她把帘子缝掀得大一些，看后面轿车里伸出了一只脚。一只小脚。一只穿着高腰棉鞋的女人小脚！她把门帘掀得更些，甚至把半个身子都露了出来，向那个女人望去。

那女人穿着粉红鞋、粉红裙，裹着一件天马出锋的“一口钟”^①雪衣，头上戴着红绒女帽，露出闪闪发光的首饰。她老汉还上去扶她！她狠狠地盯住她。她很高，比老汉只矮一点，比她一准高很多。

院子里静了下来，充满了惊异和疑惧。

这个女人向每一个人笑着，还伸手去摸增儿和捧来。用一种不知是哪里的口音问：“这是两位少爷吧？”

“叫‘少家’^②！”老汉纠正地说。

①一种无袖不开衩的长外衣，即“斗篷”。

②祁县话：即“少当家的”的简称。

“少家！”女人笑起来。又回头找着：“我带的冰糖葫芦呢？”

“在后头！”福儿恭敬地说。

“拿出来！给两位少家吃！”

她忍不住了，提高了声音喊：“阎嫂！”

她让全院的人都知道她在这里。

阎嫂跑过来，望着她。

“谁？这是？”她用眼睛狠盯着那个女人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她也迷惑地看着。

“谁？爹？”棒来问了。

“这是——‘新姑娘’！”老汉笑着：“给你带这么个大玩意儿来，好不好？”

她猛地缩回头来，心砰砰跳。眼前昏黑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像冻住了似的，一动也不能动，汗毛眼儿里散发出凉气。她感到软，感到没有力气，要瘫下去似的。她扶住门，不想让自己倒下去。她不站这里了。也不接她的老汉了！她不想见任何人，也不想让任何人再看见自己。她感到窘，感到羞，感到没地方可去，感到被什么人推进了山坳坳里！一刹那间，她变了一个人——一个和刚才完全不同的人。而这个世界，也不是刚才的世界了！

二

她不知是怎么回来的。她躺在炕上，想使气喘的匀一些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……真的……娶了“小”？为什么事先一点风声

也没有？为什么……京城没有人……告她？她悲伤地想：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被人抢走了！

她的心像被撕成一条条的。她给他养了两个小子，为什么他还要娶小？要是在她们高家，就会把他赶出去！可是在沮家，却没人管！这叫她怎么见人？她怎么能和一个“小女人”住在一起？她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在一个院子里！

她产生一种强烈的抗争的愿望，不能就这样一声不吭！一准要找个人说说！他已经玷污了她，娶这样一个“小女人”。她不能就这样让他欺侮！

她坐起来，把身上的裙袄脱去。还想穿这身衣裳讨他的喜欢！她太傻了！她换上一件二蓝棉袄，又把绣花鞋也脱下来，甩在地下。她要去找嫂嫂，求嫂嫂帮帮自己。

门帘一掀，丫头像风一样刮到她的面前。

“当家的你要问问！这个小女人是哪来的？怎么出来一位‘新姑娘’？”她看她眼睛里有泪，又问：“你哭了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……”她哭了起来。

“不是咱们山西人！也不是京油子！谁知当家的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住哪儿了？”

“就住‘少家院’，像什么话！”

她一阵恶心：给小子娶亲的地方，怎么先住上老子和小婆姨！这世界还有理吗？

“那‘小女人’还挺‘外场’，给少家们一人一盒冰糖葫芦！”

“拿了没有？”她关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到底是她的小子！知道起倒！她脸上忽然一变，狠狠地：

“你把福儿叫来！”

“到这儿？”如意问。

“就到这儿！”她坚决地。许他娶小，就不许她在上房间个底下人吗？

上房院儿平时不是男底下人可以进来的，就是哥哥兄弟也不能进来。它是神圣的地方。

福儿来的时候，脚像踩在棉花地上，浑身打颤。他斜着身子，站在门外，像对着墙说话似的。

“你进来！”她又要打破规矩。

如意掀起了帘子。福儿不敢，只迈上一步台阶，在门楼下面，斜着身子。

“你跟着当家的，一步没离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那小女人是谁？哪里来的？”她有一种逼人的气势。

“说！”如意替主人说话。

“京城……”福儿说一句没用的话。

“怎么认识的？”

福儿没说。

“你一步没离，怎么不知道？”

她从没这么威严过，而且声音中有一种哭腔。

“‘胡同’①里的……”福儿胆怯地说。

“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同寅们哄……”

“哄什么？”

“叫‘条子’……在‘胡同’里认识的……”

“哄他干什么？”她又问。

①指北京“八大胡同”妓女集中的地方。

“都知道当家的是票号财东……”

她流出了眼泪：都是银子！她更后悔没跟他到京城去了。

“为什么娶她？”她想哭。

“同寅……让当家的‘拔’她出来……”

“拔她？花多少银子？”她又问。

“五百两……”

她真哭出来了。但只是嘴动，没有声音。她不该让他到京城去！也不该让他有这么多银子！更不该让他去做什么“实官”！如今，谁不把票号东家当成“财神”？

“哪里人？”如意问。

“定州人……”

她强忍着。只要一张嘴，就会把哭声吐出来。她不愿在福儿面前低三下四，就把头抵在胸口上，浑身颤抖着。

“下去！”如意打发他走。

她终于哭出来了。声音中充满了不平和悲伤。

增儿和捧来进来了，看妈哭着，不知怎么办。

“吃饭了没有？”她哭着问。

“没有……”捧来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不吃？”她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不要那个小女人！”捧来也哭起来。“那个‘小女人’是谁？”

“连这都不知道！”增儿呵斥着：“什么都不懂！”

她停住哭，摸着捧来的头：“在这儿吃。不要到前头去。就在这儿等我！”

“你去哪儿，妈？”增儿问。

“出去一趟……”她站起来。

“我陪你去！”他走上去一步，像要护着她似的。

“不用。一会儿就回来！”

她走出去。如意端来两碗“剔尖”^①，可并没有人吃。

她从偏院的小门出去。到大哥家，只要过一个“圪道”^②，如果是男人，一步就可以过去。可是，这圪道却像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，隔开了两个兄弟的家。

两面高高的墙，像长城一样，都有一个个堞口，像随时准备向下射箭似的。可是，高墙并隔不断信息；无论哪一边出什么事，另一边都能知道。

嫂嫂拉着她的手，坐在炕上。没有什么事比这种事更能让女人们互相同情的了。

“这倒好，”嫂嫂说：“咱们山西人还没吃的，他却从外边带一个来，从咱们山西人嘴里抢饭吃！”

“都说我们兄弟是‘魔子’^③，嫂嫂又说，“我就不信。可是有时做出事来，又让人感到疯打流魔的！做什么官！捐个‘虚’^④的，不就行了？还真跑到京城去做什么‘实官’^⑤？”

“从来说：‘要想家不和，只消娶个小老婆’！他连这句话都不懂！”她又皱着眉说：“非把家闹得鸡飞狗跳，他才高兴？这不是‘魔’了吗？”

她说不出来话，也不知老汉怎么想的。也许，他根本没想她。

“咱们这位兄弟就是这样！老是让人为难，”嫂嫂埋怨地说：“分家的时候，什么也不拿，就带着你和增儿走了，闹得我和你大哥不知怎么好，就好像我们想贪什么似的！”她手一颤：“你说这不是‘魔’了吗？”

①祁县话：一种细长的面食。

②祁县话：即“小胡同”。

③祁县话：即疯子”。

④即捐官衔，不去做官，叫“虚官”。

⑤真去做官的，叫“实官”。

她抬起头，看嫂嫂也流了泪，她慌起来。

“他俩兄弟不好，我是知道的。”嫂嫂又握一下她的手，悲戚地说：“兄弟老说爹妈偏心，意思是你大哥是‘顶门长子’。其实，哪有那个事？两个人不都分了三十万银子？要说爹妈有什么偏心——我看兄弟还多念了两年书，他大哥不识几个字……”

嫂嫂哭了起来。她慌了。她是求她帮忙的，不想她倒向自己诉起苦来。

“再说，”嫂嫂又说：“分了家，兄弟把二十多个铺子都关了，一个也不要！这都是祖宗闹了多少年的买卖，他怎么能这样？不是‘魔’了吗？”

她解释着：“想开票号！想把本钱都拿上去！”

嫂嫂惊异地看着她，怎么说着说着还向着老汉呢！到这个时候，还帮老汉说话？她小心起来。

“我也佩服兄弟，他银子不是比别人多了？”

“就是银子多了，心也坏了！”她哭着说。

嫂嫂迷惑地看着她，不知她想些什么。她不是也说她老汉不好吗？

“银子多了，心思就多！”嫂嫂小声地说：“这银子就跟女人一样！俗话说，‘银子如美女’——让人动心的！”她拍拍她的手：“我就不让他大哥改行，就开祖宗留下来的茶庄，不是也有银子赚！”

可是她怎能不让她老汉开票号？她怎么会知道有今天？

“不能都依他！”嫂嫂说：“你不该让他出去！让他们到了外头，谁知会做出什么事！这不是领一个回来？”

她把头埋在胸脯里，身子颤抖着。

“想不到他会娶小！再想不到……我又不是不养，我给他养了两个小子！……”

“不是你不养……他是要学那个——‘官派’！”嫂嫂抚着她的手说。

“官派！”她惊异地问。

她想起他新留的胡子，身上的“行装”，福儿的红缨帽和青布大褂。

她抓住嫂嫂的手，像怕她跑了似的：“嫂嫂！救救我！我们家不能有这么小女人！”

嫂嫂推开她，像不认识她似地：“我怎么救你？”

“求求大哥！”她哭着。“把这个‘小女人’赶出去！不能有这个小女人！”她号啕着。

“你大哥能管得了他？”

她扑在嫂嫂身上：“没别人了！只有大哥！求大哥说说他！”

“你大哥能说他？都分家了，谁管得了谁？你该去找‘家长’！”

“不！”她摇着头。

她感到嫂嫂是帮不了她的！她只能跟自己一起去说她老汉，而不能动手去赶那个小女人！

嫂嫂愣着。看着她那瘦小的身子，像一头绵羊，她是抗不过她那像狮子似的老汉的！她注定要被压得服服贴贴的。她想着她的家——一个财主的家，一个令人羡慕的家，一个什么都有——银子、院子、小子都有——就是没有一个家最重要的东西——和气！它就要毁了！全毁了！她可怜她，可是又拿不出一个法子帮她。

“别急！”嫂嫂说：“别急出病来！我和你大哥说！我说！”

她听出嫂嫂只是安慰她。她是无可奈何地说出这句话的。她还是没法子帮她把那个小女人赶出去。

“别急！你千万别急！”嫂嫂拍着她的手。又向门外喊：“荷花！”

一个丫头出现在门前。

“当家的在哪儿？”

“在吃饭。”

“告当家的，吃完饭来一趟！”

嫂嫂还拉着她的手，就像怕松手，她就要出事似的。她还拍着她的手：

“都说‘家和万事兴’……你可千万别……”

当她跨过窄窄的圪道时，她感到风很冷，两面高高的墙，也像要压下来。她看着这一片房子，都是沮家的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以为她说一句话！她想起嫂嫂的话，从成亲的那一天起，她就想和他和和气气地过一辈子，可是如今“和气”在哪里呢？他有银子，可以买官，当然也可以买“女人”。只要他想买，什么都可以买到。

三

沮源潢向上房院走。他刚洗过脸，脸上红扑扑的，鼻子下面两撇蟹钳胡子又黑又硬。他已经脱去了“行装”，换上一件家常穿的灰色的密行棉袍，一件天青双扣“腰腰”，悠闲而且自得。回到了家，看到的一切，都合自己的意，而且每个角落，每一间房子，每一件家俱，似乎都在欢迎自己。他一路走，一路用他那双抠抠的小眼睛向每一条砖缝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根木柱巡视着，看它们经过这一年多大旱，是不是也和人一样，变了样？

原以为大旱会引起“回禄”^①，或者木头干裂，或者砖头开裂！或者石头坍塌——现在看，都是多余的担心，甚至有点可笑了。房子还是那样坚固，砖头都靠在一起，木头也没有裂纹，甚至房檐底下的贴金、彩绘也没有脱落。这使他感到安慰。说起来好笑，人都饿的没吃的，谁还会有力气去抢这些东西？听说一座院子只值几斗麦子——这一年多的担心，可以放下了！

底下人也没有挨饿的样子。唯一使他奇怪的是，这半天怎么没看见婆姨？她哪儿去了？他好像问过一回，说回上房院去了。也许，她在为自己预备着什么？——老汉回来，又一年多没见，怎能不为自己预备点好吃的？他忽然涌上一种温暖，一种只有夫妻间才有的那种情义包围了他，使他那“当家的”的感觉，那种一切都围着他转，一切都因他而存在的感觉复苏！这种感觉在京城早已没有了。那里的一切都是围着皇上转的，就像京城是以“王宫”为中心一样。他在那里是居于“客位”，而且总有一种“在他檐下走，怎敢不低头”的感觉。他抬头向上看着。心想：这门修得这么高干什么？京城就没有这么高的门。他不明白，祁县人把门做成有几人高有什么用？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上面还有一块匾，不是挂的，而是嵌在门里头，成了门的一部分，雕上三个字：“和为贵”。他又想：京城就没有这种匾。这种门是不是也叫“垂花门”呢？又不像京城那种用了很多木料的垂花门。它是在墙上嵌上一层层的石头，在石头上雕上许多和房子一样的梁、檀、檐、瓦、脊，还有“吻”^②。居然还有像京城垂花门那样的“垂柱”，也在下面雕了两个倒荷花咕嘟。一切都是照着木作那样做的，而又不需木料，而用石头。他不由惊奇地想：祁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石匠？能在石头上雕出像木料上的花纹？有的地方

^①即“着火”。

^②屋脊两端的装饰物，如龙头等，但龙头只能皇家用了。

还是镂空的，分成几层，还有葫芦、宝瓶……他暗暗想：他的房子有这么好的石雕过去还不知道！他看着梁上雕出了三串葡萄，一个个圆粒像真葡萄一样，贮满了水似的。这种图样叫“葡萄百子”，他知道，是祝他有葡萄那么多的小子的。可是他只有两个。要那么多干什么！有三个也 够了！算命的说他该有三个小子，所以他在后头就盖了三个院儿，给小子们成亲。可是目下才有两个。一准不会有葡萄那么多的！他想着，向门里走去。一眼看见那个璀璨的牌楼站在眼前，向他招呼着。他也像老朋友那样走过去，摸着它的柱子，看它的旧漆还是很光滑的，没有一点裂纹。斗拱，也像一群群鸟似的，列成方阵，飞着。他观赏着，心里想：“宫里”的斗拱也没有贴金，他这个是贴了九成九金子的箔的，所以不掉。上层的瓦顶上，立着几个石头雕的香炉和小人，还有两只鸡。他现在才明白，只有宫里才能用龙头，民间是不准用的，所以用了小鸡。他暗暗想：这种牌楼在京城大老家也是没见过的、卑尚书、桑尚书的家就没有。他得意起来：这是他要修的，如今成了宝贝，他丈人家也没有。两边的“照壁”也很讲究，在一块大石板上雕出了竹子，梅花，还有对联，和真的一样。还把“照壁”弄成一个小房子的样子，有梁、有檐，甚至有“耍头”，还镂出一层层空心花纹，比大门上头雕的还细，好像宫里的石雕也没有这样细致，那里都是在大石头上雕的。

一眼看见一座楼立在眼前。这是他院子里“唯一的一座楼”。这便是他和婆姨住的地方了！楼上有七根柱子，后面是一排雕得像一串串灯笼似的隔扇，上面的斗拱是镂空的，下面的栏杆是一排密密麻麻的木雕，整个楼上竟是一个木雕世界。他感叹着。楼下的门楼也金碧辉煌。斗拱不再是十字交叉，而是用木板伸出来，像一个个蝴蝶翅膀似的；近看却又是伸出一个个鸭头，要飞出去似的。他心想：皇上还未必看过这种斗拱！宫里是没有的！柱